

——

11岁的杨小菊挎着一个旧竹篮,低头行走在弯弯曲曲的田间小路上。

风轻云淡,几丛碧绿油亮的庄稼镶嵌在灰色田垄间,给沉寂的田野带来一缕跃动的气息。突然,杨小菊停住脚步,耳朵侧向一边——她又听见远处草丛中蚱蜢展翅的微弱声响了,那声音在空气中呈波纹状四散开来,刹那间顽强地占据她的耳蜗。一阵清凉罩着杨小菊,薄薄的金色阳光覆盖绵延起伏的山峦与土丘,让人内心一片明晃晃。杨小菊揪了揪耳朵,四下望了望,只有空旷的田野和安静的庄稼。自从那天听见奶奶的缝衣针掉在地上,她发现自己的耳朵突然大起来,甚至梦见它们成了牛的耳朵,能够随着声音的方向自由转动。杨小菊使劲晃晃头,那个微弱的声音还是不依不饶地追逐她。杨小菊放开两条腿,一路狂奔。

班上14个女生分成两拨:西村的女孩活泼好动,喜欢显摆;柳树下的村女生文静腼腆,穿着朴素。活泼好动的瞧不起文静腼腆的,文静腼腆的也觉得活泼好动不是女孩子应有的性格。两拨女生之间自然而然产生某种说不清楚的隔阂,也就不怎么来往。也有特例,不爱说话的杨小菊与“话篓子”李花花却成了一对好朋友。杨小菊也闹不明白,十几个女生当中,为何偏偏与李花花结为好友。也许因为她羡慕李花花的口才,李花花人长得漂亮,又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,大伙都觉得她是未来的电视女主持人。也有不少女生对李花花嗤之以鼻,说她骄傲,伶牙俐齿,喜欢挖苦人。杨小菊不管那么多,心想让她们有缘呢。朋友是讲缘分的。

谁是好朋友也有不愉快的时候。那天放学时,杨小菊悄悄告诉李花花,妈妈走后自己的耳朵特灵,就连缝衣针掉在地上都听得一清二楚。要是在往日,李花花会偏着头,兴致勃勃地听她讲。因为杨小菊本来说话就不多,多半时候是做忠实的听众。偶尔说一两句,李花花格外珍惜。李花花经常跟杨小菊开玩笑,说她是“金口难开”。但这次不知为什么,李花花白了杨小菊一眼,嘲笑她吹牛。她说,世上真有顺风耳吗,那我还是千里眼呢。这话像鞭子,抽打着杨小菊。杨小菊涨红着脸说,咱俩是好朋友,我还能骗你?李花花狐疑地瞟了杨小菊一眼,说,你就编吧。说完甩甩手走了,头顶上的蝴蝶结跳动着,消失在学校围墙外。李花花今天怎么了?真是人心隔肚皮。杨小菊闷闷地走在后面,自言自语地说,爱信不信,你们都白长了两只耳朵。

其实,杨小菊当初听见针掉在地上时也把自己吓了一跳。

那天晚上,奶奶戴着老花镜在25瓦的电灯下缝一条旧裤子,杨小菊背对着她,坐在饭桌边写作业。写着写着,杨小菊突然转身说,奶奶你的针掉了。奶奶正蹲在地上四处寻找呢,回过头说,你这小丫头,耳朵忒灵,难不成里面住了一尊神?

杨小菊当时的感觉是耳朵里突然一片空阔,一缕湿润的气流将耳垢逐一融化,并冲洗殆尽。尖锐碰撞面的响声瞬间放大,冲击着她的耳膜。短短几秒钟时间,身体某个部位仿佛被什么东西打开一个缺口,就像封闭千年的幽暗洞穴忽然闪进一道强光,她的心一阵狂跳,有点眩晕,几乎不敢相信刚才听见的。

以前在书上、电视节目里,她曾经看过一些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的介绍:一个非洲黑人居然以吃土为生;有个印第安人部落,晚上狩猎不用火把,眼睛里面仿佛装了红外线夜视仪……这说自我也有特异功能?难道真像奶奶说的那样,我的耳朵住了一尊神?那么,究竟是一尊什么样的神呢?为什么不住进别人耳朵里,偏偏选择我呢?世上真有神明?这些问题像一个硕大的黑线团,塞在黑小菊脑子里。杨小菊苦思冥想,辗转反侧,却一片混沌。那个黑线团蓬蓬松松地瘫在那儿,线头越扯越长,越扯越多,使睡在床上的杨小菊针扎般难受。她掀开被子,用卫生纸卷了两个耳塞,心想:塞住耳朵等于把那尊神关在里面,省得他到处作怪。

——

妈妈在家时,杨小菊老是因为没听清楚妈妈的话挨骂。一次,妈妈蹲在屋檐下洗头,叫杨小菊递把梳子给她。妈妈的头发又黑又亮,垂下来像一把竖琴。结果妈妈连着叫了3遍,而且一次比一次声音大,杨小菊才慢腾腾地从屋里取来一把木梳子。妈妈夺过梳子,气呼呼地敲着脸盆说,你耳朵里不是塞满了耳屎吗,叫了3遍才听见?好几次,妈妈吩咐她放学后去后山牵牛,也是连说几遍,她才恍然大悟似的飞奔而去。妈妈气得在后面叫道,人还没长多大就聋七聋八,撞到鬼了你!杨小菊有点莫名其妙,有点说不清楚的委屈,她觉得爸爸不在家的日子,妈妈动不动发脾气,简直成了一个疯婆子,一个女巫。杨小菊瘪瘪嘴说,你叫了我3遍,怎么可能?妈妈长叹一声,摇摇头说,哪天带你去检查一下,小小年纪,怎么像老太婆一样耳朵不好使呢。杨小菊不以为然地甩甩头发,心想,你才要去检查,你才耳朵不好使呢。这时顽皮的弟弟进来了,鞋子里灌满泥浆。杨小菊拉住他,给他换鞋。弟弟扭来扭去,像一条滑溜溜的泥鳅。

一节数学课上到一半,老师张了张嘴巴,忽然停下来,走到杨小菊桌子边敲了几下。杨小菊怔怔地看着老师,同学们大笑起来。杨小菊,刚才叫你回答问题,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?老师问。弟我——回答——问题?杨小菊睁大眼睛,惶恐着低声说,我没听见。大伙又笑了起来。后排两个男生笑过了头,捂着肚子滑到桌子底下。老师咳嗽一声,挺了挺身板,环

王华是北街人,原名叫王老立,外号王老卖,是镇里有名的牲口经纪人。经纪人就是帮人买卖牲口。当牲口经纪人,大多都是好把式,王老卖也不例外,年轻时,他给项城一大户人家赶马车,练就了一手好鞭技,尤其是驯调皮的骡子和马,一鞭打中牲口要害,能让牲口浑身打战。淹死的多是会水的!有一年主人家从蒙古买来一匹种马,那马又高又大,野性十足。王老卖几经训练,见其仍是不驯服,只好使用绝招打耳后的穴位,不想此时恰巧从墙外传来一声枪响,他手一抖,那鞭击偏,打瞎了那马的一只眼睛。主人十分气恼,他自己也无地自容,当天就辞工回到了颍河镇。

王老卖回到镇里后,当上了牲口经纪人,他在城里混过,见过世面,嘴巴又能讲,很快就成了牲口行里的重要人物。

牲口经纪人赚的是活钱,也就是天天见现钱,所以王老卖家的生活质量就比四邻高许多。每天早集过市后,王老卖到食品公司里买五毛或两毛钱的猪肉,中午不是饺子就是大米饭。在那个吃物极度匮乏的年代,王老卖家的生活简直就是全体人民梦想的共产主义,让人眼馋。当然了,王老卖家的生活好,除了天天见现钱,还有一个重要原因,那就是其妻王氏一直没有生育。膝下无儿女争嘴,同样的钱放在厨房里,就浓缩成了让众人眼馋的饺子和大米饭。据说王老卖的婆娘是王老卖在项城赶马车时,从妓院里赎出来的风尘女子。因为没有姓氏,被赎后便跟了夫姓,也姓王,叫王月琴。据说这王月琴曾是项城青楼的头牌角色,

耳朵里住着一尊神

□何立文

——

视一下教室,大家立刻安静下来。回到讲台前,老师推推眼镜,沉思片刻后说,你是不是听力有障碍?要是这样问题可就大了,哪天去县医院做个检查吧。

我的耳朵真有问题?杨小菊歪着头,坐在窗子边想了很久。几只麻雀在操场一角蹦蹦跳跳。这两年,不知为什么,麻雀明显增多了。它们胆子大得很,人到旁边了,还自顾自地低头寻找食物。

同学们正在跳绳,红绳子在两个女生手中划出美丽的圆弧,跳绳的女生惊叫着,引来男同学的嘲笑。几个女生朝杨小菊招手,杨小菊没有理睬。

妈妈说我耳朵不好使,我不信,现在老师也要我去做检查,那就去县医院看一下,让医生瞧瞧我耳朵里究竟有啥毛病。长这么大,还没去过县城呢,听说坐汽车要走两个小时。李花花那条粉色裙子就是她爸爸在县城买的。那天,李花花穿着它故意在杨小菊她们面前来来回回走了6遍。6遍啊,老天!瞧她那股得意的神气!真要带我去检查,可得利用这个机会好好逛一下县城,买一条漂亮裙子。要花好多钱吧?杨小菊有点犹豫。

美死你个李花花,到时我要在你面前走8遍!想到那天李花花的嘲笑,一股怒气在杨小菊心里翻滚。她仿佛看见穿着新裙子的自己,正提着裙角行走在李花花艳羡的目光里。

放学后,杨小菊支支吾吾地告诉妈妈,老师要她去县医院检查耳朵。正在弄饭的妈妈显得很不高兴,锅盖上的雾气中间或露出半张阴沉的脸。尽听老师说,没听见老师叫你回答问题,八成是开小差了,还真以为耳朵聋了。妈妈说。可是我——杨小菊还没说完,就被妈妈打断。行了行了,一天到晚精神叨叨的,鬼知道你在想些什么,上课要专心!叫你奶奶过来吃晚饭!妈妈把菜放在桌上,解了围裙,拍了一下弟弟的屁股,叫他去洗手。

杨小菊检查耳朵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,因为两天后妈妈就收拾行李去温州了。

头天晚上,在温州打了3年工的爸爸打电话回来,说帮妈妈找了一份工,在一家超市做保洁,月工资800,就是没有休息日。妈妈说,800就800,总比窝在山沟里种地强。

妈妈离开那天,早上下着小雨,杨小菊送她到村子五里外的大樟树下坐车。候车的人撑着雨伞,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。青青草色沐浴在雨丝中,散发一股清芬。大樟树仿佛一个垂暮老人,安静地坐在一旁,聆听万物发声。

上车时,杨小菊再次扯着妈妈的衣角说,我的耳朵……正在与邻村熟人说话的妈妈瞪了她一眼说,瞎想什么?好好学习,照顾好奶奶和弟弟,过年时我和你爸都会回来。杨小菊的耳朵及脖子就这样泡汤啦。细雨蒙在她的头发上,冰凉冰凉的。她的眼眶一热,鼻子酸酸的。她低头看了一下身上那件旧衬衫,左手臂上的补丁正张着大嘴巴黑黑笑呢。杨小菊真想把它脱下来扔掉,又不敢。只好狠狠地拍几下那块补丁,一步一跛移到家里。

弟弟睡得正香,口水顺着嘴角流下,枕头湿了一片。杨小菊把他的脏衣服塞进桶子,她要赶在上学之前洗干净,晾在家门前的竹衣上。屋里屋外顿时安静下来。这个时候妈妈应该还在汽车上吧?坐火车要多久才能到温州呢?听说温州在海上,长这么大还没见过真正的大海,真像电视里一样波浪滔天吗?天气预报里经常讲到的台风,是不是也会刮断街道上的树木和电线杆呢?早起上学的伙伴招呼杨小菊一起走,杨小菊一边答应着,一边揉搓着衣服,心思却飞向那座遥远的海边城市。

爸爸是个泥瓦匠,方圆十里之内,他的手艺是最棒的。杨小菊亲眼看见爸爸砌墙,一块红砖刚到 he 手里,刷刷两下抹上水泥浆,一眨眼就方方正正地摆上去了。干净,利索。按说在乡下,手艺人一年到头赚的钱也够养活一家人,但近几年来,走村串户的外地工匠也多了起来。人不多,活就少了。爸爸再三寻思,一跺脚跟别人去温州做了,一走就是3年。泥瓦匠很辛苦,夏天衣服干了又湿,湿了又干,汗渍一圈一圈;冬天寒风怒号,双脚就像浸在冰窖里,两只手皴裂得像松树皮。每次打电话回来,杨小菊总不忘叮嘱爸爸注意身体,爸爸在那边咳嗽着,答应着,末了永远是那句:好好学习!好好学习,谁不知道?爸爸拼死拼活在外面赚钱,不就是为了我们将来的日子过好点?远的不过,现在住的三间大瓦房难道不是爸爸一刀一刀抹出来的?杨小菊想。上学期末考试,杨小菊全班总分第三,老师还奖励了一个软皮本呢。杨小菊舍不得用,藏在衣柜最下面一层。除了学习还是学习,难道不会说点别的?

杨小菊并非是一个不懂事的痴丫头。洗衣做饭割草喂猪,她样样拿得起放得下。妈妈走了,她又添了一项任务——照顾弟弟。弟弟才5岁,淘气得很,玩了一天,衣服就分不清颜色了。奶奶70多了,腿脚不方便,走路都一摇一晃的,谁忍心让她多做一点家务呢?这些繁杂琐碎的家务如今都压在

跟随王老卖回到颍河镇时,已年纪40,也就是说,王老卖一个赶马车之所以能赎起一带名妓,全因那時候王月琴已人老珠黄退居二线。

尽管这王月琴当了半辈子妓女,身上却没有风尘女子的轻浮气,因为她自幼被拐卖到妓院,老鸨见其天生丽质,小到待人接物,大到各种才艺培养,皆按大家闺秀的标准,所以她不但通晓文墨音律,还写一手好柳体。王月琴跟随丈夫回到颍河镇,见从良后的日子并不算糟糕,也很知足。

可让人万万想不到的是,有一年行里来了一匹马,很野。王老卖便想趁机亮一亮自己的驯马绝技,让大伙看一看,不想,还没等他扬鞭击马,那马横尾一扫,竟扫瞎了他的—双眼睛。王老卖失明后,镇人皆说是以前他用皮鞭打瞎的蒙古马阴魂不散,来报复他。不管咋说,王老卖双目失明已成事实。王老卖在光明一下子走进暗无天日的黑暗世界,只觉得日子没法过了,几次寻死,皆被王月琴发现,救下,夫妻二人抱头痛哭。不知哭了多久,王老卖对王月琴说:“咱俩离婚吧!免得让你以后也跟着受苦!”

王月琴一听王老卖说这话,怔了一下:“再苦我也不走!”

人人都说婊子无情,王老卖一听妻子说出如此情深义重的话,以为妻子是在同情自己,眼下苦日子不过是刚刚开始,她一旦豪情磨尽……想到这儿,他不再作声,摸索着拍拍妻子的肩头,暗想,随她吧,待她哪天撑不下去说走,不拦她便是。主意一定,王老卖便想学一门养家糊口的手艺,不管王月琴是走是留,自己活着就得吃饭。于是第二天,他便让王月琴带他去许半仙家里拜师学艺。

许半仙也是半道失明,和王老卖算是同病相连,见王老卖领着媳妇来求活路,便毫不犹豫地收他为徒。而盲人算命多是推八字,推八字也不是难事,因为有成现的金口诀,先将六十花甲子和金口诀一背,然后再跟着师傅“游”几次乡,串几趟村,积攒些实战经验,便可自立门户了。王老卖刚失明时,生活还不能自理,所以背颂的过程,就要回家“办”。

王月琴拿着记录下的金口诀,逐字逐句地教他。不想王老卖还没有背会,王月琴已经能脱本而诵了。也就是说,王老卖一开始就输给了明眼人,这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,刚刚陡生的自信又像见了哈气的菜叶,蔫了,开始产生抵触情绪,死活不肯再学。

学习算卦是王老卖主动提出来的,现在又打退堂鼓准备半途而废,让王月琴很是无奈,最

后只得自己学了。因为等着学米下锅,她便一边“游乡”实践,一边加强学习,买来《渊海子平》《麻衣相书》《冰鉴》《奇门遁甲》……开始逐一学习研究,很快,技艺便超过了师傅许半仙。因为有了名,上门求卦问卦者开始络绎不绝,王月琴索性结束了游乡生活,一边在家里摆摊,一边照顾王老卖的生活起居。

“看”着妻子的成就,王老卖感叹说:“日子熬出头了!”不想没几年,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就将“破四旧”之风燃到了小镇上。而算卦刚好属于“四旧”之列,需除。当时,王月琴已是地方名人,又是迷信的源头所在,造反派为了树立典型,便将王月琴揪出来。如果光就事论事,不扯前三皇后五帝的事,挨场批斗,收摊不干了,王月琴也不至于被污自杀。问题是造反派们越批越失控,只觉得这“破四旧”光破迷信还不够,还要连封建漏风粮食一块砸进死胡同,让其永世不得翻身,才算是“破”到了家。而这王月琴刚好一人两个坏风气,于是,他们便将王月琴的前世风尘也一块扒出来,找来两双破鞋,给王月琴挂在脖子上,四处游街。

王月琴不堪其污,当天晚上回到家,便上吊自杀了。王月琴死后,王老卖哭得死去活来,只觉得妻子死的冤死,想为妻子申冤告状,可大形势所在,被辱自杀者比比皆是,哪里由他申冤之地?再讲,妻子属自杀,既是自杀,找谁偿命去?王老卖一连痛哭几天,也只能拿出王月琴算卦积

地诅咒自己,反复拉扯着两只耳朵,还是不管用。她在床上打滚,被单溜溜一下滑到地上。无奈,她照例做了两个耳塞,可是依旧不管用。

许多种声音依次进来:首先是“啪嗒啪嗒”声,隐隐约约,杨小菊知道那是挂在屋檐下的丝瓜瓤被风吹得碰到了墙壁。过了一会儿,传来一阵“沙沙”声,很有节奏,响一阵停一阵,再响一阵又停一阵。那是小老鼠出来了。杨小菊见过那只老鼠,小巧玲珑,弓着背,两只小眼睛黑亮黑亮的。杨小菊给它取了个外号:小老头。当初,见到小老头的第一反应就是高高扬起手手中的棍子,小东西见状,吱的一声夺路而逃。杨小菊觉得只打到它的尾巴,她屏声敛气地候在墙根下的纸盒前,小老头就躲在纸盒后面。她再次扬起棍子,想想却又放下了。小老头也怪可怜的,它爸爸妈妈在哪儿,怎么扔下它一个不管呢?难道鼠爸鼠妈也要背井离乡,赚钱养家?杨小菊低头瞥见自己的脚指头,畏畏缩缩的,忽然觉得自己就是小老头,便悄悄地在纸盒后面放了一块饼干。它肯定是出来找吃的,闻到饼干香了吗?黑暗中的杨小菊多么希望明天起来时,那块饼干缺了一角或者干脆不见了。一阵微风从房子上空轻轻擦过,一双没有晾干的袜子以极其微小的弧度摆动两下,尼龙面料与周遭空气的摩擦让杨小菊的小心脏随之颤动两下。那双袜子还是数年前爸爸从温州带回来的,上面印了一组花仙子图案,尽管脚指尖破了两个洞,杨小菊却舍不得扔掉,一直穿着。

杨小菊换了一个姿势,侧卧着。夜色翻滚着,一层叠加一层,越积越厚,把杨小菊卷在中间,越裹越紧。一种神秘无力的力量在周围不停奔涌着,旋转着,继而追赶她,挤压她,仿佛要把她彻底溶化。她看见抖抖索索的自己行走一片荒野中,空旷天底下,她是惟一能够活动的小黑点。爸爸妈妈,你们睡了吗?杨小菊心里一遍遍地问。

日子一天天从手指缝里滑过。父母的电话倒是很有规律——每月一次,通话时间一般不超过3分钟。内容千篇一律:好好学习啊,照顾弟弟啊,听奶奶的话啊……杨小菊的回答是还好,嗯,嗯。这多做做数学题,都有标准答案。说实在的,一开始每次听见妈妈的声音,杨小菊都想哭。那个远在千里之外的声音飘飘忽忽,如梦如幻,把杨小菊的心撩拨得咚咚直跳。有几次,杨小菊真想对着话筒大声说:我想你们。不知为什么,话到嘴边却又悄悄咽下去了。那边挂断了,杨小菊还握着听筒呆呆地站着。很多很多事情来不及说了,其实也不知道从何说起。时间一长,杨小菊倒觉得每个月一次的话话就像墙上的挂历,翻过一页还是一页。一箩筐一箩筐的事情杨小菊都生生地压回心底。比如耳朵的许多奇妙遭遇;奶奶摔了一跤,脚踝肿得像个葫芦;李花花那天上体育课时出血了,屁股红了一大片……甚至,暑假想去温州看看父母的想法,杨小菊也不愿说了,这仅仅是一个愿望,往返几百块路费妈妈能舍得掏?杨小菊的心成了一口深井,她把这些事情一一码放在里面,合上盖子,密不透风。

上午第三节是自习课,大家都在嘀嘀咕咕地说话。杨小菊忽然听到雨声,尽管非常细微,却顽强地闯进她的耳朵。她抬头看见稀稀落落的细雨从空中纷纷掉落,砸在学校走廊的金属栏杆上,声音微弱得如垂危病人的呼吸。这些若有若无的声响以每秒340米的速度冲击杨小菊的耳膜,使她感受到一种麻麻酥酥的难以言说的清凉。她闭上眼睛,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细细分辨着一缕缕湿润的微甜的味道。

杨小菊犹豫了很久,轻轻踢了一下前排李花花的凳子。她抑制不住宣布秘密的冲动,那个潜伏在心底的秘密仿佛一团旺火,将她的脸烤得通红,心口鼓得几乎要炸开。她说,下雨了。李花花扭过头说,你神经,这么好的天气怎么可能下雨?真的在下雨,不信你听。杨小菊扯了扯她的衣角。李花花半信半疑地侧耳听了一会,说,你又瞎编!她气鼓鼓地转过身,继续写作业。

翻卷的、沸腾的、高涨的情绪撞在李花花这堵异常结实冰冷的墙上。杨小菊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一段时间以来发生的事情在她脑海里纵横纠缠,四处冲撞,却找不到一个出口。她的双腿剧烈地抖动着,滚烫的血液加速流动,呼啸着把她从座位上推起。她冲出教室,撒开双腿朝田野奔去。风声呼呼地从耳边掠过,雨滴濡湿了头发。她跑过几丘稻田,跃过一条小溪,惊飞一大群白鹭,她想这样一直跑下去。万物迅速向后退去,风裹着杨小菊一路向前,向前。

一个男同学推开窗户,看见篮球场的水泥地面湿了几天。



攒下的家底儿,将王月琴埋了。埋了王月琴,王老卖终日以泪洗面,因为自失明以来,一直由王月琴寸步不离地照应。也就是说,直到现在他还没有自理的能力。眼下王月琴冥冥了一走,王老卖越想越觉得如同天柱突塌,没有了活路。不但吃喝无路,生存无路,就连想死这件事都没有路走了。因为王月琴自己挣的钱,把自己一埋,家底“埋”空了,如果自己也随之而去,两眼一闭,倒可以万事不想了,可谁理?妻子不死他不闭道,妻子一死他才知死不起了。既然死不起,就得活着,可活着,又活得格外难过,王老卖憋一阵子,就摸索着去妻子坟上大哭一场。再憋一阵子,再摸索着去妻子坟上大哭一场。

开始他只是去哭,后来一想妻子养活自己多年,眼下也该“报答”她一下了,于是再去哭坟,便带上几纸冥纸:“老婆呀,我给你送钱来了,你活着的时候养我,现在你走了,我养你……”

再后来,王老卖觉得无儿无女的悲凉越发黏稠,在给妻子送钱回来的路上,总是忍不住暗想,现在我给老婆送钱花,待我百年之后,谁给我送钱花?如此一想,王老卖越来越觉得“百年之后”的事,马虎不得,再逢到给老婆送钱,他总会提醒几句:“老婆呀,悠着点花,花不了了,存起来,待我百年之后,咱俩花……”

再后来,王老卖老了,成了队里的五保户。放学的路上,我常常见他来了几沓冥钱,朝北地摸索……因为看不见,他的身影在热闹的道路上总是显得很孤独。